



人生三修炼。

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

人间世

二月河◎著 凌晓◎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家
人生

人间世

二月河◎著 凌晓◎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世 / 二月河 著; 凌晓 编选.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2
(大家人生)

ISBN 978-7-5387-4157-5

I. ①人... II. ①二... ②凌...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2003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李天卿
邵玉乐
责任编辑 李天卿
邵玉乐
装帧设计 孙 俐
排版制作 初昆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人间世

二月河 著 凌晓 编选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345千字 印张 / 23

版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光阴的故事

- 003 六八年在大同
- 006 我的父亲（一）
- 009 我的父亲（二）



- 015 记母亲入伍
- 017 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 021 母校两个班主任老师
- 026 致老师的一封信
- 029 我和女生
- 031 我和我的编辑
- 035 老乔的话没人打断
- 038 马兴焕素描几则
- 048 围棋香火盛
- 051 弈事琐记（上）

- 054 弈事琐记（下）
- 057 花洲情缘
- 061 冬至况味
- 064 重阳随想
- 070 过清明，有所思
- 073 写给田永清将军
- 076 寄语吴欢
- 081 新大寨行述

目录 CONTENTS



第二辑 书香之美

087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所思



002

- | | |
|--|---------------------------|
| 094 《如坐春风——王钢人物
报道集》序 | 115 《乔典运回忆》序 |
| 097 《月照上人禅画丛集》序 | 117 为《五十春秋》作序 |
| 101 大山深处闻箴言 | 120 我与《南阳广播电视报》
——往事琐忆 |
| 104 贺《经典南阳》的出版 | 123 曾臻书序 |
| 106 给田颖的书序 | 126 《胡雪岩》序 |
| 109 给王刚的序 | 128 之柔书序 |
| 112 心灵之灯的咏唱
——给袁启彤同志的
《老榕树下的沉思与回眸》 | 130 “书香地税”序 |
| | 132 从神会说起 |



第三辑 西游随笔

- 137 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 155 也说豫人

- 157 岁尾余话
- 160 昔阳石马寺
- 163 香严初话
- 165 香严寺二记
- 167 意外香严寺



- 170 随喜丹霞寺
- 173 一张门票的效应
- 175 孑遗仅存——赊店镖局
- 178 初记白河
- 181 都江堰的神
- 184 好来汉风芒碭山
- 187 凭吊陈胜王
- 188 神幽青城山
- 191 啊！辛夷，南召辛夷
- 194 五朵山记



第四辑 文学人生路

- 199 我的文学人生路
- 207 文人无行
- 210 由《雍正王朝》热播所思
- 213 盘点我书中的“爱情”
- 217 《康熙大帝》一书的定名
- 221 雍正的形象建立

目录 CONTENTS

- 224 故事《围棋杂志》
- 227 《爱人》寄语
- 229 为《别廷芳传》写
- 232 卧龙岗上灵石不言
- 234 美学二议
- 236 我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
- 240 关于周培公



004



第五辑 我的太阳山

- 245 太阳山的故事（一）
- 247 太阳山的故事（二）
- 249 太阳山的故事（三）
- 251 太阳山的故事（四）
- 253 还说太阳山
- 255 读史侃秘书
- 260 王老五否极泰来——随笔
素描人物志
- 267 遇狼二则
- 269 笑侃“过年”
- 273 端午节话五月
- 275 中国的“情人节”——七夕
- 278 八月十五拜月记
- 281 闲话十月朔
- 285 腊八粥

288 “快乐围棋”闲磕牙

294 雍正与术士

297 说偏心眼儿

300 对盗版的回答

303 读书要缘分

306 小说装扮

309 金庸被虫咬?

311 儿子与位子

317 古今卖友记

320 “贰臣”文人洪承畴

324 再谈腐败症与糖尿病

327 抢注“二月河”



005

第六辑 《红楼梦》里人

333 宝蟾因何斥香菱

335 佛性文笔

337 贾府小小变色龙

339 贾芸送礼

341 深谙世故的薛姨妈

343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45 果敢强烈的一“试”

347 何不休了她

349 钱怎么用才对

351 情节的效应

353 关于我的父亲二月河 凌 晓



第一辑 光阴的故事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繃”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噉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当兵又回到山西。不过，当年的昔阳穷山恶水，我都了无印象，我太小了，两岁吧？三岁？母亲便把我带到河南，绕圈子转——这有个词，叫“弋”——就以河南为中心弋。却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总后勤部下头一个工程团当了兵，这一身军装一穿就十年多，然后又弋回了南阳，合手起笔写字了。

1968年8月，我们接到命令，部队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让我们连派人去大同“学工”，这个意思许多战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着军装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么事？那里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计一点儿没错，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矿的先锋——掘进工。说实在的尽管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乡，那还是好了去了。

我有两宗毛病，都与大同有关。
一是气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大同冷，怎么个冷法？你在河南南阳，怎样和你说都无法感受。我们是8月中旬去的，先盖营房，我们自己住的油毡房子，已经生起火来，



作者当兵时，当时已是“大龄青年”

到国庆节前夕因为要放假，收拾现场，突然下起雪来，飘飘摇摇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岗峦间旋舞着翱翔，粗一看，它们似乎老在那里盘旋，似乎调皮着不肯落地那样，其实过了一会，山头也白了，山脚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阳南阳上学时，也过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会的，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一律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没听有人叫过“冷”的。这里下雪，要穿棉衣，戴棉军帽，只是年轻人火力旺，没穿棉鞋，我们指导员弱些，我看他连大头鞋都武装上了。胡家湾的老工人告诉我，冷时节从公用自来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着溅着，到家桶面上就结了冰——你冲火车皮“呸”唾一口唾液，紧接着用手去抠，就能把变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来。冷到负三十摄氏度、四十摄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无论冬夏，都是恒温十六摄氏度。我们都着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头一班已经把煤炸下来，散摊在撑着木柱的掌子面上，我们的任务，是把煤用铁锹铲起装进一米五高的铲车里。然后引“放”到大巷里，再用牵引车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这样，我是新兵，除了装车什么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装车。我们班十二个人，有个老兵管挂信号灯，拿下十一个，四个推矿车的，还有七个，每天的任务是六十车，六十车就是六十吨，装完就回，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偷懒等于整自己，只有一个字，干！

这样的劳作我现在想起，还有点无法思议。我出身干部家庭，上学出来的人，有时去兵里同学家去住，也装模作样帮人割割麦子，刨刨红薯，和这个“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算作游兴玩儿！我真的累呀！我觉得我铲的煤只有战友们一半多一点，怎的人家就能一气不歇低着头只管干，我扔几铲就不行了呢？我怎的就这般无用呢？而且我出汗多，出汗快，弄几下就擦汗还是把棉衣棉裤都湿透了，“臭汗臭汗”，真的是臭，不穿这样的工作衣，不干这样的活，说给你听你体会不到。煤矿排瓦斯有个风筒，外头用鼓风机向里吹风，排除现场瓦斯，风筒直径有八十厘米吧，通身大汗的我连头带裤子钻进里面取凉，簌簌的疾风把我全身衣缝都吹透了，衣服似乎也干燥了一点，也就不热了——然后回身再挥锹铲煤。到下班上井，井上都是寒的严酷，把湿透了的衣裤冻结起，只有关节是可以活动

的，冰盔冰甲回到宿舍。上下温差在四十五度左右。

干活热——吹风——出汗——湿衣——上井严寒。如今时兴的说法，这是几个关键词，关键词相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气管炎。

再一宗病。抽烟。抽烟也是在大同学的。

井下作业最怕的是两条，一是“冒顶”，就是塌方了。二是瓦斯爆炸，冒顶虽时有发生，但你小心一点，只要不是大塌方，不会有大的恐怖，工作中间也有一次十分钟的休息，半躺在煤堆上，还可以借矿灯看个小册子什么的。闭上眼，在寂静中能听到预留煤柱承受压力发出碎裂的“咯嘣嘣”的声音。但这也不要紧它只是吓唬你，似乎从来也没有煤柱崩塌的事发生过。但矿区有可怕的流传：××年瓦斯爆炸，死了××号人……这类事不可能是假的。因为矿区工人中遇难家属就和我们是邻居。我们几个战友商量：咱们每个月有六块钱的津贴怎么用？

六元钱不是大数目，但是我的全部财产。我们想就这么一点钱，如果遇上冒顶或瓦斯，跟着殉葬实在太没价值，得想一个“与生命同步”的消耗办法。这六元这样分配，一元钱打牙祭，一元钱买牙膏，还有裤头——当兵的不发裤头。还有四元，买烟抽。彼时时兴说法“戴东风牌手表，抽万里牌香烟”。手表就甬想了，抽烟吧，我在大同学会抽烟，首用牌子：万里。

我这样说大同人会不是滋味，怎么在大同没学个好？其实我自己回忆起来，觉得很甜蜜，甚至很惬意那样的怅惘与追索情怀就会来袭扰我，气管炎不是好事，抽烟也不是好习惯，好好歹歹他们都成了我终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从一个无衣食之忧无事业之心的浪荡少年，在大同洗礼了一下，有点涅槃升华了。我的意志与毅力，我的韧性与耐心，我决定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气数一搏死拼，这样的决心也都是在大同形成的。当我在褴褛的工作衣上缠上电瓶，戴着矿灯帽，穿上长筒水鞋趟在混沌的井下煤水汪中时，就这样想，我现在在人生的最低谷——当然很不堪。但是，在这里，我只要努力地走，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我都是在向上。

三十年后，我又回了大同，这里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我应邀来参与。审量那山，还是那样的，只是树，都长得很高大了。

我的父亲（一）

他的大名尔文，小名起的倒比大名“酷”，村里人都叫他“文明”。在我心目中，似乎他到老，到……我都没有平视过他，一直敬之若神，见了面有栗栗畏惧之感。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生都没有打过人，好像只有一次是大妹妹不小心把菜刀落在地上差点砸在二妹妹的脚背上，他又急又火，抬起巴掌在大妹妹脑袋后轻轻拍了一下，那姿势今天还牢印在我心中，似打又不似打，真正似是而非，但这事全家人都记牢了不忘。

他1953年授衔就是少校，一直到取消军衔仍旧是个少校。似乎有个没有公开的规矩：没有当过红军的不能授少将（起义人员、高级知识分子除外罢）。所以我相信他没有做过将军梦：舅舅曾是他的警卫员，舅舅授衔时是中尉，他是少校；舅舅上尉，他仍少校；舅舅大尉，他依然少校；舅舅当了少校，他还是少校。然而母亲告诉我：你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不能提拔，是因为咱家是富农，咱们成分不好。

爸爸有能力不用妈说。因为取一张世界地图来，你用小棍远远地指，随便捣到的地方，他立刻能报出该地国名，该国土地面积人口，物产特产工业主项政治制度现任领袖……我们兄妹们多次试过，从来不爽的。他进河南一个县，做敌工工作，剿匪，收编散匪补充大军，进县是带了七个人，拉出一个团，还捉住了该县匪首——舅舅就是为此提升军官的，而他……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气，只不过当了个团政治部的副主任：正营级。

正营！上帝呀，他在昔（阳）西一区当区委书记，那就是正营呀（还

略高一点)，1942年以后又当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已经是正团了。以后参军，地方套军队，别人都是高套一二级，他呢？副教导员——副营。那授衔，我看也是很勉强地给了他个少校，他的历史放在那里可以给人看，实在也没法再往尉官上放了。以后当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副团，1958年又到邓县（今邓州市）当武装部政委，总算又恢复了1942年的级别水准。



与女儿像亲密无间的朋友

但爸爸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谈这类事，他就禁止，他不许说“组织上”任何一个“不”字。但组织上待他如何，我始终以为他心中雪亮。因为他也从没有说过组织上待他怎样如何好。

“不好”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所见到，老干部们对资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资历好，成分却不好，是个中间人物，抬举你时和你说笑玩谈，心里对你有什么时，就会板起脸：“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对××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志愿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我这头又减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也就是这样的心理罢。

再问一句：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从我伯父的遗孤哥哥那里才晓得的备细，这真是个天大的怪圈：老爷子把两个儿子送去抗战，去革命，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划成富农定为阶级敌人，一个儿子牺牲于革命，另一个儿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论牺牲了的革命遗孀为了这口气咽不下而自尽——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来的奇事、惨事。父亲把它埋藏在心中，只在我入党时不得已闪烁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声言。他名也不争，利也不争，都知道他老实。老天爷，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话：“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一个人要是这样一个老实法，像父亲这样，他得吞咽多少黄连，而且还要脸上泰然自若，这是什么样的定力？

只有一次，“文革”之后大家随便说话，我们谈及某个领导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旁说“不要乱讲”，我们都笑说“您老还心有余悸呀”，他怔了怔说“我不是‘余悸’，我浑身上下全是悸”，听见这话，我当时就打了个冷战。他的舒张也偶有的。邓小平“取消成分”他举杯高饮说“千古伟人”，再就是我的《雍正》书出，他又饮酒，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听着颇有得意之音。

兄长这份资料是极客观的。我早就听过了，心中的震惊也是“革命性的”，父亲把我瞒到长大成人成熟，真有其独到的思维，如果从小就知道，从小就会唬得筋软骨酥，哪有今天二月河“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没有这心态，写什么书？知道了事情的复杂性，了解了人生艰难步履，知道世情的险，就会在待人处事上小心一点，公道一点，原恕别人一点，这就是“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或者“放下笔老子天下第末”，我是不欺侮任何人的，包括我恨的人。这同样也是父亲的赐予。

我的父亲（二）

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供“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